

# 中国十大

# 林示女

# 女

品花宝鉴

林示女



责任编辑 胡 峰

封面设计 冯 强

# 中国十大 禁书

ISBN 7-80595-718-5



9 787805 957185 >

ISBN 7-80595-718-5/G.194

定价:1280.00元(全十二卷)

中国十大茶书

# 品花宝鉴

原著 清·陈 森

(下)

远方出版社

## 第三十二回 众名士萧斋等报捷 老司官冷署判呈词

话说秋雨纷纷，泞泥满道，一连下了七八日，到了初八日方见清明。场中定于初十日出榜，初九日一早即报起来。凡下场的个个意马心猿，到了这几天，寝食俱废。就是高品、春航亦未能免浴。春航初八日晚上，太睡早了，睡不着重又起来，至高品房中，见高品尚未安睡，二人谈起心事来。春航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的名心原淡，中不中倒也无妨，就是对不住苏媚香，半年期望之心白白辜负了。科名虽不足贵，但古今名士才人，断无不从利名而起。”高品道：“可恨今年这一班主考房官，把人回避得干干净净，我们再若不中，未免太冷淡了。若到明日此刻不见动静，就不必想了。”春航道：“不要到此刻，点灯时不来，便已绝望。若据前日那两个六壬课，似乎你我皆可有望。”高品道：“下场年问卜是最不灵的。我头一次在江宁考试，有个起梅花数的，为我起数，得《泰》卦五爻。他说不用说了，一定中元的。爻辞是‘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’，你还讲甚么？且《象》辞还是‘中以行愿也’。”春航道：“可不是！”高品道：“不但此，那年是乙未年。你想帝乙的‘乙’字，与归妹的‘妹’字，去了‘女’字傍，不算‘乙未’两字么？我已十拿九稳，谁知道鬼神专会哄人的，你道可笑不可笑？”春航道：“人心最灵。心之所欲，象即呈焉，此是人心上起的象，非卦中之象也。”二人煮茗闲谈，将近五更始寝，一到天明即已起来。

却说苏蕙芳惦记春航，亦复一夜不能安睡，比到起身时，已是巳正时候，连忙梳洗，即着人到外面打听，可曾报动，那人去了。随后有个京官，着人来叫蕙芳去陪着登高，蕙芳那有心绪，回他进城去了。停了好一回，钟上已交午初，打听人转来道：“外间已报过四十名了，田老爷还没有在内，倒是那个姓归的中在三十四名。”蕙芳道：“那个姓归的？”家人道：“胡同外边住的，就是那叶先生的姑爷，开窑子的。”蕙芳听了，颇为不平道：“奇了！忘八都中了，还了得！这么看来，是不必说了。”心上要到春航那里去，犹恐见面有些难以为情；意欲报了再去，心上十分焦急，比春航倒还胜几分。一回见宝珠着人来问信，素兰、玉林着人来问信，闹的蕙芳坐立不安。欲到戏园中，恐怕被人钩搭住了，闷闷的歪在炕上，拿本闲书消遣，看了两页又放下。

将近申初时候，尚不得信，闷绝无聊，忽见跟班的手里托着一个盒子，上面放着一盘枣糕，进来说道：“胡裁缝送来的，有话要面求。”

蕙芳道：“他有什么话讲？既然他亲自送来，收了的就是了。”胡裁缝也走进来，作了一个揖。蕙芳让他坐了。胡裁缝道：“今日倒闲空在家，不出门走走？外面登高，游玩的颇热闹。又是报举人的日子，潘三爷的女婿中了，好不热闹，挤满一铺子人，报喜钱赏了一百吊。这胡同外的一家也中了，我常与他作衣裳的。寓在宏济寺的高老爷也中了八十一名，如今城外已报一百多名了。”蕙芳听了，忙问道：“宏济寺的高老爷中了，还有位田老爷也寓在寺内，可曾中么？”胡裁缝道：“我没听见说，想必也中了。”便向蕙芳说：“我的苏爷，我有一件事要求你：我那第三个儿子叫三喜，在铺子里闲着，教他作手艺，学了三四个月，剪刀都拿不起，一天倒要四五十钱买糖、买果子吃，我那里养得起他。他相貌也还干净，虽不能比你那班里相公，也差不多。他心也灵，针线学不会，戏倒学得会。如今所熟的乱弹，倒也会唱许多。我想作戏比我们作裁缝好万倍。我求你老人家行个好事，提拔提拔我，选个日子送三喜来拜你作师父，你老人家断不可推辞。我若送他到别班里，我也心疼他年纪又小，打打骂骂的，孩子也受不得的。你老人家心又慈，疼惜孩子，将来就不指望与你老人家一样，能够光光鲜鲜不少吃，不少穿，认得几个财东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作裁缝的有什么好处？自己又没有本钱，铺子里除了料来，来路就贵，还要替人垫钱；开出账去，人又嫌贵了，七折八扣，拖拖欠欠。这一间铺子好容易开着，五七个伙计作活，老米饭，酸菜汤，一天费用也得两吊钱，能有多少沾光在内。你若肯收了作徒弟，歇两年我就不作裁缝，就像作老太爷一般了。”蕙芳听了，好不厌烦，便道：“我将要改行不唱戏了，那里还要收徒弟？况且我也不会教人。你儿子要学戏，还是到那乱弹班里好，学两个月就可出台。我们唱昆腔的学了一辈子，还不得人家说声好。一个月花了多少钱，方买得几出戏，学他作什么？”胡裁缝尚是罗罗苏苏，好一回才去。

已是上灯时候，蕙芳长叹一声，忍不住叫套车到春航处去，先与高品道喜。及到了宏济寺中，却是冷清清的。进内先见了高品的家人，问他，那人答应道：“方才报是报来，我们老爷说恐怕不是，不晓得什么缘故？”蕙芳走到里面，只见高品与春航对坐下棋，照应他坐了，春航便触起心事来，便把棋子一掬，说：“输了，不必下了。”高品也便歇了。蕙芳问道：“卓然已高中了，怎么如此模样？”高品笑道：“中了便应该怎样？等湘帆报来再热闹罢。”蕙芳道：“总是一样，全要中的。”高品道：“方才报是报来，但有些不对帐，是个江南监生。”蕙芳道：“据我看来不错的，你这名字未必有同的。”高品道：“也难说，总要看了榜方作准。”春航默默不语，蕙芳只好说些宽慰的话。

少顷，史南湖、颜仲清闯将进来，南湖道：“贺喜的来了，快预备喜酒。媚香，你也在这里？”春航道：“此刻也差不多报完了，将吊之不

暇，何贺之有？”仲清道：“才报了一百八十多名了，卓然中在八十一名，你嫌低了，因此有些委屈么？”高品道：“恐怕不是，你不见条子上写的是江南监生？”南湘、仲清齐道：“这是笔误，常有的事。”春航道：“不必疑心，卓然是已经中定了。”南湘对高品道：“你且备起晚饭来，咱们一面吃一面等，如不来报，三更后同去看榜何如？全中了，你们两人好好的请我们吃十天。”二人尚未回言，蕙芳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就这么着，我也有些饿了。”高品、春航知道今日必有人来，已经安排定了，即收拾桌子，摆上饭来。南湘不准先吃饭，要陪着他饮酒。高品口内虽说疑心，心上早已欢喜，颇觉对酒开怀。春航素来洒脱，此番倒放不开心，蕙芳也与他一般。南湘道：“放心，湘帆总在五魁之内，如不是第四、第五名，我也不敢论文了。当年我在湖北侥幸的一年，约了几个朋友，大排着筵宴候报，候到三更不来，也气极了。那些人看不像，也去了。到四更将要睡时，才报了来，倒是个解元。难道你们下过两三场，还不晓得五魁是后填吗？”仲清说道：“上科我就不是上了报录的当？我是副榜第一，他就报我是第二名南元，倒赏了好些钱，明早他竟不来。及看榜时才晓得是副榜，倒叫我太山太水太喜欢了半夜。”诸人借酒闲谈，到了二更以后，尚不见报来，就是史、颜二人心上，也知春航有些不稳了。

将要吃饭，忽听门外一片声嚷将进来，倒把众人吃了一惊。听得嚷道：“田老爷大喜，中的是南元。”春航一听，喜不可言，把箸子摔过一边，连忙走出位来。蕙芳也乐不可支。诸人是皆欢喜，忙看条子是“中式第二名，田春航，年二十三岁，江南上元县附贡生”，方才放心。报喜的讨赏钱，蕙芳带了些票子来，递给春航。春航先赏了十吊钱，道：“明早同高老爷报喜的一同来领赏就是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明日二位老爷不是十吊二十吊的赏，重重的要赏几百吊钱呢。”高品道：“是了，你明日来。”春航乐极了，因高品不放心，也有些疑心起来，恐怕报喜来诳他，只管发怔。蕙芳笑道：“报已报完了二百几十名，人都要疑心，难道人人全是假的么？”仲清道：“不必疑心，此刻已三更天，城门也都开了，叫你管家骑匹快马先看了榜来。我们也不回去，你叫人索性添些酒为。”春航、高品道：“甚好。”一面打发人去看榜，一面再添酒菜。

此时各人畅饮，到底喜多愁少了，猜拳行令，闹到五更以后，看榜的始回，说道：“田老爷是不错，榜上果然第二名。”这一句话把高品唬呆了，急问道：“我怎样？”那人道：“八十一名是高品三，年四十岁，江南淮安府山阳县监生。”高品气得发昏，说声：“呸！”那人便拿出《题名录》来，众人细细看了，果无高品在内。蕙芳笑道：“中的人我也不认得，我就晓得这两个：一个是叶茂林的女婿叫作‘窑子归’，这三十四名归自荣就是；一个是潘三的女婿叫‘作杠化’，他老子叫花三胡子，在杠房抬杠出身，如今大发财，开了几处杠房，这六十三名花中桂就

是。”

高品再把第一张《题名录》看了一遍，略生喜色，不觉叹口气道：“也罢，‘名利’二字是有一定的。现在你们不比别人，我对你们直讲罢：一千六百两银子卖掉了一个举人，这个杠花就是我中的，是张仲雨的过手，明日就要讨账去了。”春航、南湘、仲清、蕙芳都埋怨他几句。高品道：“我岂不知此事原作不得，我也有个想头在内：或者今科不当中，或者我竟能双利双收也未可知。况且我要回南一走，家内有几件大事急于要办，两手空空的，亦殊难堪。如今倒罢了，虽不能巴结与湘帆作个同年，但不叫抬杠的做年伯，称婊子为年嫂，也是不幸中之幸也。我看湘帆不但得此年伯、年嫂，还得了一个好年丈呢。”春航笑道：“凭你怎样刻薄罢了。但是那一科没有些混帐人在内？焉知你下科又不与这些人作同年，倒是年丈之称，又是谁呢？”蕙芳听了好笑。仲清道：“你方才没有听见抬杠的儿子花中桂，是潘银匠的女婿吗？叙起年谊来，不是你的年丈？”春航笑道：“我也不与他会同年，我仍认卓然是同年便了。”高品笑道：“这么说，我明日就叫潘三为丈人如何？”说得众人大笑。

少顷，天色大明，红日已上，春航要出去见房师，并谒座师，各人都都散了。已后会同年，请吃酒，一连忙了半个月。春航出于第四房孙亮功门下，相见之后，亮功久已闻名。就是刘尚书、王阁学虽未见过春航，于他儿子们书房内见他些笔墨东西，也久已倾倒，惟恐不得其人为憾。今中了南元，十分欢喜。从此春航与文泽、王恂又成了世谊，更加亲爱。惟有孙氏昆仲颇难浹洽，然亦不得不往来，惟淡交而已。

高品代枪之银已收清，共得了一千六百元。张仲雨过手，在花处讲定二千四百金，从中扣出去八百金，又索花姓谢仪二百金，也得了千金，自己享用；便从藩经历上加捐了正指挥，即在坊里当起差来。高品已于十月初二日回苏州去了。

春航在庙里寂寞，文泽邀至家中，王恂又欲相留，春航两处时相寄榻；又兼蕙芳依旧相陪，便安心乐意，与文泽、仲清等交相琢磨，闲时作些诗赋，习学殿试工夫。南湘也写了几天殿试卷子，已后又不写了。且按下不题。

如今要讲起一件闲事来。那八月十四日晚，乌大傻教刑部里传了去，问了一堂私造假契、抵押钱财事。因归自荣急欲借钱，商于大傻，要借彼房契抵押，许其分用。大傻早将房契押出，只得另造伪契与归自荣，押了六百吊钱，大傻分用了二百吊。谁知这个财东与前次那个财东相好，一日叙谈帐目等项，讲起乌大傻的房子来，那个财东问起住址方向，知道就是押于他那一所，便对那人道：“这张契纸是假的。前年大傻已将房子抵押于我，押了八百吊，有兴盛香蜡铺作保。

现今利钱欠了四个月，我正要找他说话，怎么又押与你了？”那人便着急起来，即找了中保来寻大傻理论。谁知大傻子终日昏昏沉沉的在戏园闲闯，家中用一个笨汉，也甚不明白。那人找了十余天，并未见着一面，大傻回来又不知道。那人情急，告了一状，送到刑部里。乌大傻子是个天文生，其祖也作过官。其叔祖并且是个显宦，如今式微了，只剩下数顷荒田、几间破屋。幸亏契是白契，并非私造印信；大傻的堂母舅现任刑部司官，也有些照应。大傻想供出归自荣来，无奈契是他的，又系他出名，倒与归自荣毫无干涉，竟上了一个大当，革去天文生，限期赔偿。这也是他的晦气。

却说拿乌大傻那一天，有个皂隶叫作陆升，与归自荣住处相近认得，那日见他报了举人，忽然想起八月十四日，明明看见归自荣大乌大傻子寓里吃酒。因想十四日秀才们正在场里，怎么他不进去，又会中呢？想来想去，再不明白。一日遇见一个贴写，叫作葛逢时，排行第六，是个绍兴朋友，极会生事的。那天是十月初三日，陆皂隶走到衙门前一个小茶馆内，见葛贴写在里面吃茶，一边放着黄布小包。身穿贵州绸绵袍，套着玄青大褂，低着头在那里吃火烧。皂隶走近来弯弯腰，叫声：“葛先生，独自一人闲坐吗？”葛逢时见了，也照应了。陆皂隶就对面坐下，走堂即添了一碗茶。葛逢时道：“你今日清闲，想不是值堂日子么？”陆皂隶道：“这几天不该班。葛先生，你是忙得很，近来想也发财。你是走得起的人，即日就要补经承了，将来可肯照应我们？”葛逢时叹口气道：“老陆，你是衙门中老手了，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苦？若要想得经承，至快还得七八年，你想难不难？不比别的衙门还有些活力，这道衙门作了经承便又怎样？”陆皂隶道：“作了经承到底好。你看黄经承与张经承怎样局面，簇崭新，风吹不动、火烧不着的一所好房子，好热车，干草黄银鬃大骡子，你瞧气色怎样光鲜，衣服怎样体面，也就罢了，将来还有个小功名。人生在世，衣食无忧，也就难得。”

葛逢时点点头，已冯几个火烧吃完，然后问道：“你可要吃点心？”陆皂隶道：“我已吃了油炸糕？甜浆粥了。我有一件事不明白，今日难得遇见你，正好讨个教。”葛贴写道：“有甚么事难明白？”陆皂隶道：“我们街坊有个姓归的，是个南边人，招赘在乌大傻子家里，常见他出进的。我家与乌家隔不到一箭远，在一条胡同里，这且慢说。我问你年年下场的日子可是一定的日期，或是可以先后移改的？”葛贴写道：“乡试么，通天下是八月初八日头场，初十日出来；十一日再进去，十三日出来；十四日再进去，十六日完场。这是各省一样的。会试是三月初八日起，也是一样。”陆皂隶道：“你说二场是八月十四日进去，是什么时候点名，什么时候封门呢？”葛贴写道：“点名总在一早，到了午未时也就封门了。”陆皂隶道：“到十四日二更天，还有不进场的人



吗？”葛贴写道：“怎么能够到二更天？今年点名极快，二三场午正时候已经封门子。十四日二更天还在场外，那是头二场犯了贴例贴出的了，所以不用进去，你当他还未进场呢。”陆皂隶点头道：“原来有这些缘故。什么叫作犯了贴例贴出来的？”葛贴写道：“这些事你要问他作甚么？贴例的或是烧了卷子，或是墨水污了，或是不完卷子交了白卷。这些有毛病的卷子，就不发着录听，就贴了出来，不要他再进去了。”陆皂隶道：“据你说，贴出来的可会一样中么？”葛贴写道：“你好明白！既贴了出来，没有完场，怎么会中？就是大主考的儿子，也不能中的。”陆皂隶道：“我原听得人说，不完场是不能中的。我方才讲的那街坊姓归，名字叫自荣，现在高高中了三十四名。我于八月十四日二更天去传乌大傻子，明明看见归自荣在那里。他并且上前来问甚么事，讲了多少话，急得什么似的。那时我却不理睬。后来见他报了举人，我又不曾认错人，细细想来，他没有进场，怎么也会中呢？请教你评出个理来。”葛贴写道：“这却奇了，或者你认错了人，或是记错了日子，不要是十三晚上。”陆皂隶道：“这人虽烧了灰，也认得出来，断不会错的。至于日子，有票字为凭，而且明日就是中秋节，一发不会记错。你想是什么缘故？”葛贴写道：“这真奇了。”细细想了一回，问道：“你可知道他的底子怎样？”陆皂隶道：“这却不知道，他外面是极好看的，说是乌家的女婿。至于他是那一省人，我也不知道。”葛贴写道：“你细细访一访，如果真没有进场，这就了不得，必定有个顶名借替的了。你若访实了，歌天我同你去找他，看怎样。我们见景生情，大家可以发些财。”陆皂隶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二人商酌定了，葛贴写还了茶钱，各自去了。

歇了几日，陆皂隶访得明明白白，是归自荣撵出一个奶妈子，因偷了张钱票、两样银首饰，被主人搜着了，撵了出来。归自荣那几日因城外眼多，故躲在城里头看戏，请的客都是心腹至交，所以不瞒他们。内中有一个马回子替他经手，请了一个浙江人，丁忧的廩生，许了他一千两银子，行付润笔一百两。归自荣没有钱，只付了四十金，至今分文未付。那经手的马回子又从中赚了十两，那廩生仅得他三十两银子，倒替他中了一个举人。如今天天向马回子吵闹，把马回子的大门也打破了。归自荣躲在家里再不出来，并且闹得外头有些风声了。陆皂隶从奶妈子口中，访得清清楚楚，便告诉了。葛贴写便叫陆皂隶去向归自荣借一千银子，被归自荣“啐”了一脸吐沫，便一五一十嚷将出来。归自荣无法，掩不住口，也只得和他闹了一场。陆皂隶讹诈不动，逢人便说要告他。葛贴写与他作了一张呈子，就递在部里。马回子知道了，通知了那个廩生，两人星夜逃往他方去了。部中审了两次，归自荣不能狡赖，只得据实供明，革去举人，监押起来，俟拿到代枪之人，再行定案。

此案一出，闹动了多少不第生监，鸣鼓而攻，并把归自荣在城外那些事情一总通出，部中看成了一个大笑话。有个老司官游戏三味的，作了一个勘语，是一篇四六文，满城传遍。从此归自荣成了一个衣冠禽兽了。

一日，文泽的家人从外面抄了一张来送与文泽看，恰好南湘、仲清都在那里。大家看时，只见写道：

勘得归自荣，家本书香，父曾攀桂；心耽铜臭，性爱游花。浪迹都门，骗人弱息；缩头陋巷，拥彼淫娼。恣挑达于风月场中，攫钱财于鸳鸯被底。臂有肤而尽堪凿空，面无皮而岂解包羞。贪酒食之欢娱，畅烟花之撩乱。交游假托，后庭里玉树常埋；廉耻全无，前溪边秋砧又捣。既在泥涂以含垢，岂堪月窟以探香。借曰兔本前生，竟忘鳖为同气；味狐能工媚，亦由虫自可怜。乌大傻破屋无存，尚须还债；马二回大门亦坏，遑问谢仪。效张冠而李戴，回天力于人工。夫枪替虽已鳞潜，而索贿尚多雀噪。皂隶岂知颠倒，乱吵街坊；诸生尽汗阴私，纷呈词牒。是宜先除巾服，消断袖之余妍；重挞鞭撻，起引锥之隐痛。照例充军烟瘴，俟全案之齐拘；大书以示衣冠，泄众人之公忿。此谳！

众人看了，笑个不已。仲清道：“这是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若没有那皂隶一闹，又有谁人知道？此等污秽东西算个孝廉，真辱抹杀多少人。”春航道：“如今世上竟不成事了。你看此中漏网者固多，冤枉者亦复不少。前日瑶卿说：我们同年与他最好，教他画画的那个南京人金粟，本是个名士，性情磊落，大雅不群。因初到京时寄居在某显宦家，也是自不检束，他的跟班与彼内眷有私，竟将相如文君之事，疑到此君身上，因此辞出。不意这位显宦明于责人，昧于责己，怀恨在胸，借此发挥，将此君亦另案锻炼，又带累了几个名士一并斥革，你说冤枉不冤枉？”文泽道：“此等事亦不足为奇。即如唐六如、吴汉槎诸公，至今其名自在，虽经斥革，与他何损？要知如归自荣这种行为，只怕也没有了。”春航道：“难说。你看那买卖人的儿子，家人的内亲，其不通且不必论，难道也算身家清白吗？不过有幸不幸就是了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见史南湘的家人进来说：“请少爷回去，老爷放了道了。”南湘听了，即便辞了众人先回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三回 寄家书梅学使训子 馈赈仪华公子辞宾

话说史给事放了大名道，南湘随任同行，且到明年会试再来。诸名士、名旦送行，又叙了几日。光阴甚快，不觉又到腊月中旬。

且说子玉因南湘、高品出京，又少了两个知己。前月王阁学来对颜夫人说，不是冬底，就是春初，要与子玉毕姻。颜夫人回来不好专主，须寄信到江西，俟其回信转来，再为定夺，子玉因此连王宅也不大去了。徐子云近日补了缺，衙门中添了些公事，不能天天在园。

是日，天气晴和，雪消风静，子玉欲访聘才，打探琴言消息。早饭后稟过萱堂，乘舆进城，行不到半里，心里忽又踌躇起来，料聘才也未必在家，越想越不高兴，便说：“不去了，出城回去罢。”云儿勒转马头，赶车的倒转车来，出了城，忽然有几辆车塞满了路，还有一群骆驼挤在里头。众赶车的喧嚷嚷嚷，开让不来。子玉的车下了帘子，与一个车相并，子玉从玻璃窗内一望，却好那人也转过脸来望他，原来是宝珠。子玉见了，不觉一笑，宝珠问道：“你从哪里来？还到哪里去？”子玉道：“我从城里回来，不到那里去了。”宝珠道：“何不到我寓里谈谈，我们也有两月不见了。”子玉一想回去尚早，也可借此散散，便道：“甚好。”一边车已走开，子玉在前，宝珠在后，同到了门口下了车，宝珠让进了里面。

子玉尚是初次进来，到了内院，见正面上房三间，西间便是书斋，上悬一额是“小琅玕室”。子玉进内，觉得芳香扑鼻，不染点尘，有两盆水仙花已开足。桌上摆一个古铜瓶，插一枝天竹、两枝腊梅；那边还有两盆唐花。壁上所挂字画，皆是前人名迹，绝非世俗纱帽之作。又见一个小地罩内，左边挂一个横幅，是宝珠自己的倚竹图小照；右边挂着四幅小屏，是教他画画的那个金粟画的花卉。子玉看了，不禁一叹，说道：“天下事真是有幸、有不幸。你看此等名士竟遭此劫，天之妒才果如是耶！”因向宝珠道：“我听见人说，你之待此公，与此公之待你，亦不亚于蕙芳之待湘帆。且你于此公失意后，更觉亲密，一切旅费悉赖你周全。此等居心，尤为难得，真令世俗衣冠中人愧煞，此公亦甚知感激。”子玉一面说话，但见宝珠默默无言，眼眶一红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不禁落下泪来。

子玉因无意中数语，竟触动宝珠心事，自觉出言唐突，忙指着窗外之竹，笑道：“当岁寒时节，将此君与唐花较量，方见其潇洒自然，节

同松柏。”宝珠闻之，又破涕成笑，子玉方觉放心。因又道：“不觉日子这么快，转眼又是年底了，真是流年如水。”宝珠道：“可不是么，本来离年近了。前日我听得剑潭讲，一过年你就要恭喜了，可请我们吃喜酒么？”子玉道：“还没有定，等老人家信回来再看。”宝珠道：“今日我倒得了两样菜，不晓得你肯赏脸在这里吃饭么？”若肯在这里吃饭，我便约了香碗来，大家叙叙。”子玉踌躇道：“若吃饭回去就迟了。前日这么大雪，想必积了些雪水，我们何不煮雪烹茶，请了香碗来作个清谈雅会，不好吗？”宝珠笑道：“很好，到底你总与别人不同。”一面着人去邀素兰，一面吩咐把火盆抬到外间去，将茶炉搬过去，并搬出全副茶具。子玉见地上先放了一个大铜盘，后将一个古铜茶炉座在盘内。那炉约有一尺多高，身圆如斗，下有鼎足，炉身两孔，炉口圆小，从火盆内夹了些焰炭，又加上些生炭，便见一炉活火直燃起来。又一人捧过一个蔚蓝大磁瓯，又把个宜兴窑提梁刻字大壶，盛了雪水。子玉见了，颇觉欣羨，便说道：“尚未煮茶，见了这一副茶具，已令人清心解渴了。”

说话间，素兰已到，大家见了。素兰对宝珠笑道：“今日你如此之雅，一定是为雅人来了，但添了我这个俗人，不要把雅事闹俗了么？”宝珠道：“你也就雅极的了。”素兰问子玉道：“近来何以足不出户，可曾会过玉依么？”子玉道：“没有。玉依此刻如何能出来？倒不料他安身立命竟在那一处了。”宝珠笑道：“恐怕那处还不是玉依安身立命处，玉依之志，岂肯长受委屈的？”子玉道：“我听得待他甚好，有甚委屈处？”宝珠道：“好原好，但华公子那人究竟不能十分体贴人的。度香这么样待玉依，尚不能得玉依欢心，那边能如度香这么样么？局面就是两样，那处是步步不离规矩的，闲散惯的人也是不便的。八月十四那一天，我看玉依出来伺候，就是勉强，叫作没有法就是了。”素兰道：“如今见了我们也是生生的，觉得心上总是忧郁不开的光景。”子玉听了，不禁叹了一声。

宝珠见水开了，自己于博古厨内，取出一个玉茶缸，配了四种名茶，自己亲手泡好了，把盖子盖上。又取出三个粉定茶杯，分作三杯，又将开水添满茶缸，仍旧盖了。子玉道：“要你亲手自制，倒累了。”宝珠道：“你们尝尝这茶味可好么？”子玉与素兰喝了两口，觉得清香满口，沁人心脾，都说道：“这茶好极，而且不像一种茶味。”宝珠道：“我将各样好茶，并成一碗的。”子玉道：“怪不得香美如此。”宝珠又捧上一个果盒来，聊以侑茶。子玉道：“倒比洒好。”

三人闲谈了一会。素兰问子玉道：“近日你可见你那世交魏聘才么？”子玉道：“也有两月不见了。我今日倒特特要去看他。已经进了城，我想他是常在外边的，忽然不高兴起来，所以转回，恰才遇见瑶卿。”宝珠横波一笑，道：“你错了，该去的。就使聘才不在家，你那心

里人是不会出门的，他知道你去，必出来见的。”子玉不语。素兰道：“你不晓得魏聘才近日的事吗？”子玉道：“什么事？”素兰笑道：“这魏聘才从前指使人去闹玉依，我心上极恨他，及至玉依进去了，倒也不见怎样。我看其人也不算个大恶，不过是个小人意见。殊不知他从前会糟蹋人，如今也受人糟蹋起来，而且以后还没脸见人。”子玉听了，十分诧异，忙问道：“有何难见人的事？”宝珠尚未知道，也问何事。素兰道：“魏聘才原不好，但如今交朋友也真难，人面兽心的多。你们真不知魏聘才宿娼，被坊官拿住送交刑部么？”子玉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！怎么就送刑部呢？”素兰道：“我是听得张仲雨讲的。如今仲雨是正指挥，所以知道这事，已有四五天了。那一日魏聘才请富三爷在蓉官寓里喝酒，富三爷想起一件事来，先进城去了。聘才便不进城，叫蓉官去叫了一个媳妇，名叫玉天仙，就借蓉官寓里过夜。将近二更，尚在那里喝酒唱曲。有个吏目郁泰孙来查夜，走了进来，与聘才认识的，且同过席、听过戏的。聘才见是郁吏目便放了心，让他入座，吏目不肯，聘才便与他顽笑起来。那吏目即变转脸来，道：‘老魏，今日讲不得顽笑，你可知道公事公办公么？’聘才还当他是顽笑，便也说道：‘什么公事私事，你别把坊官摆在脸上，就是都老爷挟妓饮酒也是常有的。快坐下罢。’一面又扯他。那吏目‘哼’了一声，说道：‘不要说是你，今日我来查夜，就是我们总宪坐在这里，我也拿得他。’话才说完，有几个兵役就拿链子出来，套上聘才，往外就拉。又有两个，一个锁了蓉官，一个锁了玉天仙。可怜魏聘才崭新的一身衣服，被他们拴在车尾子上，跟着跑。到了吏目寓处，铁面无私的讯起来。幸亏魏聘才的下人找了一个书办，讲了一千六百吊，写了字据，找了铺保，方开开锁。作了一套假供，魏聘才为李三才，今日蓉官留住吃饭，适逢蓉官出嫁之姊回家看弟，并无同桌吃酒，以致男女混杂。讯明是实，相应开释等情。”子玉道：“这已算明白了，怎么又送部呢？”素兰道：“闻说有位巡城都老爷，访得吏目诈赃，改供私放，把这案提上去，送了刑部。”宝珠道：“如今魏聘才是在监里了，应该，应该。但华公子怎么不替他料理呢？”素兰道：“据仲雨讲，是瞒着华公子。况且又是个假名假姓。大约脸总丢了，也不至有什么大罪。又听说魏聘才新捐了一个从九品，审实了，这功名只怕也革的了。”

子玉听了，甚替聘才著急，连说道：“这怎么好？就是我们那位李世兄，也在外边胡闹，夏间去嫖，连衣服都被人剥了。亲友们都知道，闹得很不好看。不料魏聘才又闹出这件事来。”素兰道：“也叫他吃些亏才好，如今报应得甚快。谁叫他会使赶车的糟蹋人，如今是加倍奉还了。”子玉又笑起来。

当下三人讲了好一回。子玉见天色不早，辞了二人回家。到上房见了颜夫人，颜夫人似有不悦之色，子玉也不敢问，呆呆的站在一

边。颜夫人道：“你父亲有家书回来了，你作的事，他都知道，并且说我不能教训，你自去看罢。”便将家书递与子玉。子玉接了未看时，已唬得目定口呆。走到窗前，恭恭敬敬捧了看了一遍，两颊通红，一言不发，只看着颜夫人。颜夫人见了这样光景，心上着实可怜，只得故作冷笑道：“知道害怕，莫若从前不作这些事不好么！以后学好也由你，不学好也由你，横竖我不能跟着你出外。你若再不学好，你父亲回来恐未必依你。”子玉只得连连答应几个“是”，也不敢坐下，也不敢退出。颜夫人也不便安慰他，只好问他今日可见魏聘才。子玉听了，似有踌躇，欲说说不出的光景。颜夫人又问了一声，子玉说道：“没有见着，而且得个信，说魏聘才不晓得闹了什么事，被人告了，前日已收在刑部监里。”颜夫人听了，吃惊不小，急问道：“这话是谁说的？为着什么事？你从何处打听来？”子玉随口说道：“是一个认识的人，就是魏世兄的亲戚张仲雨说的。他也讲得不甚明白，倒像是狎妓饮酒被坊官拿去的。”颜夫人听了，骂了一声：“下作东西！作这些不爱脸的事。如今便怎样呢？难道华府里也不管他吗？”子玉道：“听得魏世兄在城外的日子多，这件事改着个假名假姓，说姓李，大约还瞒着华府里。又有人说，他新捐了个从九品。他虽说是李三才，人原知道他是魏聘才。”颜夫人脸都气红，停了一会道：“莫非都是这些不成材的。就是李世兄也是天天不在家，不知在外面作什么事，想来也未必干正经，我又不好说他，聘才的事，谅他总知道细底。”子玉道：“据李世兄讲，有两三月不见聘才了。他们近来倒很疏远。”颜夫人道：“但则聘才的事怎么好？其人虽不足惜，但究竟是老爷世交之子，打听个实信才好。”

便叫个仆妇去传梅进来，梅进即便走到阶下站住。颜夫人将聘才的事说了，叫他到王亲家老爷处，托他关照关照，到部里说个情也好。梅进应道：“奴才就去。但魏少爷的事情虽小，已经收在监里，连他的家人都不容进去送饭，不知怎么要如此严紧。只怕亲家老爷未必肯讲这个情。或者他那华府里有人张罗他。”颜夫人道：“你想是知道他的情节，到底是怎样的？”梅进道：“昨日听得人说的。”便细细的将聘才的事说了一遍。颜夫人道：“虽然如此，我们是尽我们的心，你且到王老爷处走一走，能与不能再说罢。”梅进出去了，颜夫人冷笑道：“这是喜欢到相公家里去的榜样。”子玉臊得满脸通红，只得在下边凳子上坐下，即陪侍颜夫人吃了饭，然后回他书房。从此子玉心上惧怕，竟好几天不敢再作妄想。

梅进来到王宅，文辉传进，问了来意。梅进禀明，文辉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那魏聘才我一见他，就知道不是个东西。你们老爷定要留他，幸而如今出去了。这件事怎样去说？且刑部里绝无相好。你回去与太太请安，说我只好转托人，碰他的运气罢。”梅进回去照直说

了，颜夫人也无法，只得听其自然。

且说聘才在监里许了蓉官与玉天仙许多银子，叫他们跟着他的口供，说系那日吏目请他在蓉官寓处吃酒，叫了媳妇玉天仙。饮酒中间，要问聘才借银一千两，聘才不允，因此口角。郁吏目预先带有兵役，即将他们锁了，带回寓所。改作查夜拿获，诈赃卖放，勒写欠票等情。玉天仙又供郁吏目常到他家吹烟饮酒，半月前发帖请分子，分金未到，因此挟嫌，设计锁拿。那日锁拿之后，又逼索钱五百吊改供卖放。蓉官所供一样。部里审了两堂，彼此口供相对。华公子已知道了，欲待不管，心里又有些不安，只得着人到刑部里与他托情关照，因此轻办了好些。将吏目革职。聘才杖了二十，玉天仙逐出境外，蓉官释放回家，结了案。

聘才尚欣欣的得意进城，道是官司赢了，一径回华府来。门上人见了，都来宽慰了好些话。聘才扬扬的说道：“倒也没有受一点委屈，这些司官老爷们，都与我相好，司狱又是我的至交，一切全伏了他们。这几日倒也张罗得很好，不知公子可知道此事么？”众人只好回答说不知道。

聘才进了自己屋子，尚有一起一起的人来问他，唯不见华公子打发人来，聘才真道他不知此事，便放了心。到了第三日，见林珊枝进来，两手捧了一大封，像是银子，说道：“这是公子送你的。”说完，转身就走，聘才“道谢”两字尚说不及，已去远了。聘才见此光景，与平日不同，有些疑异，遂看银包上面写着：“赈仪二百两。”心中跳了一跳，沉思了一回，已经明白，但一时不得主意，欲候珊枝出来说个明白。谁知候了两日，不见一个人来，就是平时常见的顾月卿、张笑梅也不过来。再思量了半夜，才定了主意，次早写了一封谢札，先说些感激的话，后说梅宅有事，现要请其回去照料家务，情面难却，只得暂去，俟开春再来。写完，自己到门房里告诉了门上，将书信给他传进。约有半个时辰，见门上进来道：“方才的字，公子已看了，说回梅宅去的很是，公子有事，不及亲送了。”聘才心上尚冀转过脸来，听了这话，不觉心如死灰，只得说道：“多多道谢公子并各位大爷们，多承照应了大半年。我今日就要搬出去，也不能当面叩辞了。”管门的答应着去了。聘才无奈，只得收拾行李物件，一面问管事的要了一个大车装好。自己有一车一马、一个小使、一个厨子、一个车夫，一齐的出了城，暂在一个店里歇了，消停了再找寓处。

聘才在华府里仅有十个月，在外面招摇撞骗，所得银钱却也不少；华公子于修金之外，尚多遗赠。聘才捐了个从九，花去四百余金，作衣服及浪花浪费共有二千金。此时除前日二百金之外，尚存三百金，还有些玩好等物。且幸所捐名次在前，约半年可选。因此胆壮心豪，与从前大不相同了。在店里住了两日，嫌他嘈杂，即租了宏济寺

春航住的房子，高车大马，大阔起来。也不到梅宅去看望。蓉官、玉天仙时常往来，聘才以百金分送二人，又给了些零星玩好，日日征歌斗酒，自然有那一班气味相投的与他亲密。

却说富三爷闻得聘才闹了事，便在部里打听了几日，自己无路可通。后闻华公子替他托了情，才放了心。后又听见聘才辞馆出来，便又惦记着放心不下，意欲邀他回家。一日，起早出城来找聘才，只见寺门口一班人在那里 哧。富三爷下车时，见一个披着件青布老羊皮大袄，戴一顶旧秋帽，有三十多岁，口中在那里撒村混骂。富三爷听他说道：“原来这么不是朋友，一天到晚买长买短，茶茶水水，生炉了烧炕，那一样不伺候到，许给一百吊，才这么着。如今不认了，给三十吊钱就算了。你想公门中行好是没有的，过了河就拆桥，保佑你别进来；第二回再来，你瞧着罢！”富三听了，知是刑部的禁卒，便皱着眉走进去。

聘才的人见了，即忙通报。富三已走进院子，听得咕咕咯咯打鼓板。小使开了风门，见聘才与蓉官迎出来，蓉官便抢上一步，哈了一哈腰，就来拉手。富三把他拧了一把，蓉官便将富三的手扭转来。富三骂道：“小兔子闹什么？”摆脱了手，忙与聘才见了，问了好，便道：“恭喜！恭喜！那几天我实在放心不下，司里头又没有认识的人，也不能进来瞧你。到你进了城，正要来看你，你又辞了馆了。老弟，你叫作哥哥的怎么不惦记你？你是个异乡人，无亲少故的，如今打算怎样？还是要找馆地呢，还是在城外住？不然到舍下去过年，也有个照应，省得庙里冷清清的。”聘才道：“多谢三哥美意。但小弟在城外住便当些，还有几件事情，若到城里去，就不便了。或者明年，再来叨扰罢。”富三道：“旅费敷衍得下去吗？”聘才道：“暂住几月，尚可敷衍。”富三道：“也要省俭些才好。你在华府中也受用惯了，若如今要照那样儿就费事。”聘才道：“自然要减省些。此刻就算这两个牲口是多余的，然而也省不来。雇来的车，一天也要一吊六百钱，核算起来，也就费得有限了。”富三要拉聘才出去吃饭，聘才说道：“在这里吃罢。”就吩咐多添几样菜。富三道：“咱们上馆子支罢，省得你自己费心。”聘才尚未回答，蓉官道：“你好糊涂，今日已是腊月二十五了，还有馆子？家家都收了，要讨账呢。”富三笑道：“不错，这两天心绪不佳，连日了都忘了。”聘才道：“你有什么心事，还怕过不去年么？”富三道：“倒不是为过年，过年原不要紧。你忘了我这个直隶州，如今已是顶选。前日出了两个缺：一个湖北，一个贵州；湖北好，贵州极苦。本应湖北轮到我，偏偏来了一个压班的来投供，只怕是他的了。贵州我听得一年不满三竿，如何是好？我想到选司找先生们商量商量，不知可好斡旋么？”聘才道：“这里的和尚是僧司，他的兄弟就是吏部文选司的经承。或者就托这和尚去商量商量，可以挽回也未可知。”富三道：“很



好，我倒不便面讲，你就去与他说，若办成了，我重重的谢他。”聘才点头道：“这和尚倒好说话的。那里算什么出家人，吃喝嫖赌样样精明，吹唱也好，还会专医杨梅疮，倒也真快活有趣。人人称他为唐老爷，他又耍人叫他唐大哥。”

聘才话未说完，只听得风门一响，探进一个头来，戴个镶边酱色毡帽，两撇浓胡子。又缩了出去。聘才道：“唐大哥进来坐。”那人道：“停一回再来。”聘才道：“就请进来，这位客就是我说的富三老爷，他正要会会你。”唐和尚便撬开风门，走将进来。聘才与富三站起，唐和尚满面堆下笑来，说道：“原来这是富三老爷，今日僧人有幸，瞻仰了大贵人。”富三也说：“久仰得很。”与他拉了手，和尚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，把富三上下瞧了两眼。

富三看这和尚也就生得异样，五短身材，穿一件青绉细羊皮僧袍，拴一条黄丝绦，脚下是灰色绒毛儿鞋，满面阴鹭纹，一双色眼，手中拿个白玉烟壶，递给富三，富三也把个玛瑙壶送。和尚闻了烟。便问道：“三老爷在城里住？三老爷是不认得我。当年我的师父与太爷很好的，太爷巡南城时，常到小寺来，爱下大棋，常与我师父下棋。你方才没有瞧见老爷神座旁边那幅对子么，还是太爷亲笔写的，刻好了送来。这话有二十九年了。三老爷，你能此刻恭喜在那个衙门？”富三道：“我在户部主事上当了几年差使，今年遵例加捐了直隶州，目下也要出京了。”和尚道：“如今选在那一省？”富三道：“尚未定，现有湖北、贵州两个缺，只好碰我的运气了。”和尚道：“三爷一定是湖北。我祖籍是湖北，今日可巧见着我，一定是湖北，不用说了。”说罢哈哈大笑。聘才道：“你也在这里吃饭，还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。”和尚应允，聘才拉他到房里说了一会话，富三听得明白，和尚连声的道：“容易，交给我包管作脸儿，放心，放心。”同走了出来，和尚又对富三说道：“三老爷的喜事，方才魏太爷已讲了，我就着人叫我兄弟来商量。包管妥当，不用三老爷费一点心，都在我身上。”富三便道了谢。

忽见风门外走进一个小和尚来，约有十六七岁，生得十分标致。头上戴个青绸灰鼠暖兜，身穿藕色花绉绸狐皮僧袍，腰拴丝绦，脚穿大红镶鞋，拿了一枝水烟袋来，替他师父装烟。和尚也不让客，就吸起来。富三见了，着实爱慕，弯流流两眼，只管看他。蓉官站在聘才背后，对着富三作手作脚的，引得富三笑道：“唐大哥，这位是你徒弟么？我倒像见过他。”和尚得意扬扬的道：“小和尚叫得月，今年十五岁了，念经唱曲都也将就，就是爱顽皮，我总不许他出门，三老爷不知从何处见他？”富三爷笑得两眼眯齐，说道：“待我想来。”想了一回，忽然的大笑道：“呸！我记错了，我认是大悲庵的姑子，实在像得很。”说得聘才大笑，小和尚涨红了脸。唐和尚笑道：“三老爷取笑。”聘才道：“叫他装个姑子，却也看不出来。我们这唐大哥是第一快乐人，吃